



鄂尔斯姆的珠宝

溪耳的晚霞变幻多姿。太阳沉入雪山，天穹涨满玫瑰红，丰满、厚实、纯净。没有一丝云飘忽，没有漏出一线蓝天。

已经劳累跋涉一天的老草瓦，还是忍不住站在山脊，久久凝望，将视线缓缓移过紫莹莹的森林、淡蓝的草场、水红轻纱披肩的山原……他的左右，是沉浸在肃穆中的晓青、果杉和查修。

最后，他把目光停在洛桑姐妹山：依偎四位晶莹女神肩下的还有一座银峰，那是他心中的女神。温柔的眼神，高高的鼻梁，微张正欲启口的唇……活似他的波雅！

洛桑姐妹是牧民的女儿，他的波雅也是牧民的女儿。洛桑姐妹保护洞尕和草场上的安宁、美好，她也用生命护卫牧民和草场上的幸福，她当然也是位女神。“姐妹”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包含了很多、很多人。波雅是姐妹中的一个，是众神中的一个。

她是当之无愧的女神。

只有在这漫天涨满玫瑰红，只有这样的傍晚，只有站在这个山脊，这个红色兀崖边，那位女神，才是他的波雅。这是他一次偶然的发现。

他向她诉说烦恼、痛苦、喜悦、忧愁、欢乐……她的脉脉温情，总像一股清泉，滋润他枯焦的心。

今天，他想说的话很多、很多：独眼来了，将有决战。他要为她复仇，为牧民们除害。不过，他要请她原谅，因为这次决战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洞尕！他想，她会同意的，她会赞赏一切纯洁的善举。把洞尕母子护好后，她将和洛桑姐妹依偎得更紧！

他还要告诉她：决战的开头吉利，在今天第一个回合中，它临阵逃脱了……是下贱的胆怯，还是阴险的奸诈？

草瓦已不是能几天几夜、昼夜不停地和独眼周旋的草瓦了。猎人有三能：能饿，能胀，能跑。年轻时，

他还比一般猎人多一条，追击野兽时，能三天三夜不睡。而这在对付猛兽时，是必要的。

但现在，草瓦老了，再也不能餐风宿露，马不停蹄，追得独眼吃不成、歇不了，只能和它比智慧、比耐心。独眼跑了，该不至于因为老草瓦还健在，就一去不复返吧？他最担心独眼的这一着……

当草瓦听到从对面山梁方向传来独眼的吼叫，想到冒失的果杉、救洞尕心切的晓青可能也闯到那里时，就心急火燎地赶去。距离太远了，还隔着架山梁，他没听到查修的三声叫。

猎人在行猎中，异常讲究行止，要“静若处子，动若脱兔”。老草瓦撩起白袍，迈开健步，像阵窜山风，穿林过岩，攒劲向前。

——若是果杉见到他这种神行法，会惊得伸出舌头半天也缩不回去。

——挑选捷径，树碰不到，藤蔓挂不住。上崖蹿，下崖蹦……手、脚、身段配合和谐，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，不走半步迂回的路。这是山野对他多年的锻炼。

他走得很得意，好多年都未这样真正走过！证明他老草瓦只要需要，还能像山鹰，抖翅疾飞，一气滑

过半片天！

这道山梁，在鄂尔斯姆的另一边，刚好和果杉他们走的方向相反。他在山梁上，在快速的行进中，已看清了地形景观，判定了独眼所在的大致方向，毫不迟疑地奔去！

他闻到一股异味。猎人的鼻子，不比耳朵迟钝。寻到一棵树下，看到树丫卡住一块沾血的獐子肉，老草瓦笑了：

“这家伙，打小的脾气，到老也未改掉！”

深深的爪痕，嵌在树干上。地上还有它掏抓出的新土，那是它为了洗擦掌垫、角爪上的血污翻出的。它的高贵、它的洁癖，也依然保留。

种种迹象——只有老草瓦能判读——构成它的宣言：是我！

是的，只会是独眼，不可能是别的豹子！

现场表明：它已饱食；但么事要猛地一吼？

对美食的称赞？耍威风？愤怒？……

老草瓦判断不出。想到晓青、果杉，他心头悸动不安，又撩开健步追踪。

老草瓦深信，和独眼的距离，正一步步缩短。但在自己心头阵阵的冲动中，又感到一点隐约的遗憾：

没想到这样快就交手。没有起伏跌宕的周旋，似乎要使这场搏斗失色。就像一幕戏剧，缺少曲折，也就失去强烈魅力……

怪，独眼兜起圈子了。这个圈子开始向鄂尔斯姆的一串珠宝那边绕。

这是它在使点子，在思考。那圈子很像问号。

森林中，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声。在山岳起伏中，由于森林疏密的间隔，有时很难判定枪声的方位、距离。他急如星火地追赶。幸而，这一路都还未发现独眼猎食、扑杀或格斗的任何痕迹。

当老草瓦循着它的踪迹快兜完一圈时，他惊讶极了：那家伙竟然反过身来，追踪起他的气息了。

这说明独眼发现了他！而且，早就嗅出了他的气息。

独眼本可以反身猛扑，但它没有这样做，却隐忍下来，耐心地去兜圈子，其中包含了明显的犹疑。

难道，是它嗅出了老草瓦的气息，又不放心，便再去核对？

老草瓦乐了：独眼会丢下一切不管不问，专门对付他的。那倒好，不管是两个娃子，或是洞孬，若在这一带，也就安全了。

“这家伙，它还认得我老草瓦！真是老知己。”

他不想让它从背后扑来，因而迎着它走去。按计算，眼看就要撞上，老草瓦已做好一切准备。可是，它没有来。他决定再向前迎迎。

怪，怪呀！独眼一撇身子，往斜刺里走了。

很像空战中两架迎头相撞的飞机，在意志、勇气决斗的刹那，有一方突然拉动操纵杆，偏转方向，避开了肉搏。这是懦弱，还是狡猾？

老草瓦紧跟追击。它确实是为了避开他，跑了。

是飞速地奔跑。

跑得很远、很远！

狗也有这种恶行，多少年后，见到当年交过手的胜者，也是立即夹着尾巴逃之夭夭。

这使老草瓦沾沾自喜，又夹杂着气馁。他渴望和独眼决斗。最后，又自诫：当心它的狡诈。

他折回头，取下独眼架在树丫的獐子肉，啐了几口，抛得很远——告诉它，他对它的鄙视！

从山上往海子边走时，他发现了洞孛的通道，查清了它们的情况。同时，也发现了果杉他们……

向女神波雅倾诉了心思，老草瓦心头晶晶莹莹。

他像位统帅，领着这支小小的队伍，回到了溪耳部落。

冷秀峻一边给查修包扎伤口，一边不停地代儿子道歉、感谢。晓青虽然累了，还是忙着屋前倒茶，屋后打水，请查修、草瓦老爹洗脸。

机警的查修，反而很少说话。只是在冷医生、晓青一再夸赞下，才用短句“没什么”、“那是应该的”作答。

草瓦老爹只顾吧嗒烟嘴，喝着浓茶，享受着茶叶、烟草解乏后的舒畅。

只有果杉闷闷不语，坐在灯光的阴影处，虽然妈妈还未开口批评，但严峻、不满的眼神，是清清楚楚的。事前，他只向她说在近处走走，谁知跑了那样远，差点儿闯了大祸。虽然有发现了大熊猫的功劳，但也抵消不了错误。

妈妈从来赏是赏，罚是罚，绝不混淆。相依为命的母子之间有着神妙的感应，妈妈的欢乐，就是他的欢乐；妈妈的忧愁，当然也是他的烦闷。

晓青伶俐，当然看出这一切。她用特别动听的嗓音，百般检讨自己的不是，坦白自己的“阴谋诡计”，为哥哥开脱。对查修那样热情，也是想使他不好开口埋怨果杉。小小的狡猾，使草瓦老爹笑得不断地咳嗽。

虽然冷秀峻对晓青的特别表现没有加以赞许，但

果然没有当着客人面数说果杉的不对。

这一晚，五个人倒是为了大熊猫母子热烈地讨论了很久很久。最后，形成了一个新的方案，一个保护大熊猫的稳妥方案——给大熊猫送粮度荒！

查修帮着草瓦老爹连夜宰了只羊。草瓦老爹快刀利手的技术，让晓青大开眼界。最多不过两盏茶的工夫吧，草瓦老爹已将羊皮剥下，内脏扒下，斩头、剁腿，将羊分成了五块……

客人们都走了。一直心思不定的晓青，一次次用忐忑不安、探询的眼睛，在姑姑脸上扫来描去，等着她说话。不知是有意，还是根本未把这事放在心上，姑姑就是不开腔。

晓青只好加倍地殷勤，没话找话，一会儿问她今天牧场上产了几头羊羔，一会儿又问明天她去哪个牧场……冷秀峻不一一答复，直催晓青去睡觉。晓青忍不住了，甜甜地叫了声：

“姑姑……”

冷秀峻做出一副根本不想接话的姿态，晓青没法了，只好摊牌：

“明天谁去给大熊猫送粮？”

方才的议论中，有个明显的漏洞：草瓦老爹和查

修去对付独眼。可是，给大熊猫送粮度荒的人却没定。现在羊都宰了，客人也走了，明早就要出发送粮，莫测高深的姑姑，还是给她个闷葫芦。

冷秀峻当然早就胸有成竹，但观察晓青也是一种乐趣。儿子的性格就没这样细腻、灵巧，他一直满腹心思地待在一旁。

“这还用问我？”

果杉已往这边靠来。

晓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虽然一直巴望着那送粮的任务派给她和果杉，但今天，他们毕竟让姑姑生了气。可是，姑姑的黧黑也掩盖不住清秀的脸上那双有神采的眼睛中透出的鼓励。晓青心里反而卷起另一种波澜：

“凭哪条该是我们？”

这真出乎冷秀峻的意料。原以为她会笑着、跳着、蹦着欢呼，愣不愣，她却问出了这句话，表情庄重、诚挚。冷秀峻被孩子水晶般的心灵感动了：

“凭你们自己的表现，已说明你们够条件！凭你刚才这句话，更说明你们能把这件事做好！”

晓青一下子扑到她的怀里，紧紧偎依，激动得声音都变了：